

热历史

# 十月一送寒衣

农历九月过半,城区郊外,月夜之下的河边、路口常可见到一处处火光。翌日清晨,环卫工人的扫帚之下便多出些燃尽的纸灰。这是一些人在沿袭旧风俗:“十月一,送寒衣”——在给故去的亲人烧“寒衣纸”。

中国人崇尚孝道,讲究“慎终追远”“永言孝思”,也不能忘却故去的亲人,也要有专属他们的3个节日:清明节、中元节、寒衣节。清明节给先人扫墓;七月十五中元节放河灯、烧包袱,僧寺建盂兰盆会超度亡灵;十月初一给故去的先人“送寒衣”。给逝者送寒衣,是生者由自己的需求而推及先人的。

十月初一,古人称为“始裘日”。《礼记》记载:十月朔曰“天子始裘”——天子从这天开始穿兽皮制的衣服。所以陆游《立冬日作》:“方过授衣月,又逢始裘天。”陆游诗中说的授衣月指九月。诗云:“七月流火,九月授衣。一之日簪发,二之日栗烈。无衣无褐,何以卒岁?”——冷风来了,天寒地冻了,没有御寒衣服,这一年怎么过?

关于授衣的解释有两个,一个是“置备”:“九月霜始降,妇功成,可以授冬衣矣。”九月天气转凉,妇女已经把布织好,可以将做冬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完成了。

一个是“授予”:据吴自牧《梦粱录·十月》记载,宋朝皇帝在这一天赐大臣锦衣以御寒,谓之“授衣”——“朔日朝,廷赐宰执以下锦,名曰‘授衣’。其赐锦花色依品从给赐。”后世多采用后一解释,将十月初一称为“授衣日”。北宋吕希哲《岁时杂记》载:“十月朔,京师将校禁卫以上,并赐锦袍。皆服之以谢。边防大帅、都漕、正任侯,皆赐

锦袍。旧河北、陕西、河东转运使副无此赐。祖宗朝,有人自陈,乃赐衣袄。诸军将校皆赐锦袍。”此说非常合乎情理:既然皇帝怕冷开始穿兽皮制作的冬装,岂能不顾他的文武百官及守卫疆土的三军将士?《周礼·天官·司裘》记载:“季秋,献功裘以待颁赐。”就是说,在冬季到来之前,主管的官员(司裘)便为天子准备好了皮衣,以备天子赏赐给大臣们御寒。

中国人讲孝道,阳世的人穿上冬衣了,自然不能忘记另一个世界的先人呀,他们也需要添置衣服、御寒过冬!于是,便把农历十月初一这一天,称为“寒衣节”。谚云:“十月一,送寒衣。”

这个风俗当然是基于一种迷信,但是由来已久,或可追溯到周代。《礼记》中有孟冬之月“赏死事、恤孤寡”和“腊先祖”的记载。孟冬,即初冬。死事,指为国事而死者。“赏死事、恤孤寡”,意思是褒奖为国捐躯的烈士,并抚恤他们的家人;同时,还要举行祭奠祖先的仪式。

祭奠死者、为已逝先人寄送寒衣的风俗,大约形成于宋代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,东京汴梁九月下旬,市上就有卖冥衣、靴鞋、席帽、衣缎的,供人们在十月初一烧用。这天,官员百姓都像清明节一样出城上坟扫墓。

居住在元大都的汉人同样流行着“寒衣节”的风俗。《析津志·岁纪》载,十月初一是时令的“送寒衣节”。大都城的百姓祭奠先人、上坟扫墓,叫作“扫黄叶”。“此一月行追远之礼甚厚。时思风俗,人伦之重者也。”追远,意思是祖先虽然远逝,仍须依礼追祭;祭,是为了“尽其敬”。元人有诗云:“十月天都扫黄

叶,酒浆出城相杂还,蒸送寒衣单共夹。愁盈颊,追思泪雨灰飞蝶。”

刘侗、于奕正《帝京景物略·春场》有明代寒衣节的详细记载:“十月一日,纸肆裁纸五色,作男女衣,长尺有咫,曰寒衣,有疏印绒,识其姓字辈行,如寄书然。家家修具夜奠,呼而焚之其门,曰送寒衣。新丧,白纸为之,曰新鬼不敢衣彩也。送白衣者哭,女声十九,男声十一。”

明末人陆启俊所著的《北京岁华记》中记载:“十月朔,上冢如中元,祭用豆泥骨朵。”骨朵,是古代一种兵器,形状如蒜头,用金属或硬木制成,安在长柄之首。所谓“豆泥骨朵”,有人解释为就是豆沙包,可备一说。不过,农历十月初一用豆沙包来祭奠先人,不知有何说道,这风俗到清代似已失传。

清代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·送寒衣》记有清代寒衣节的情形:十月朔,“士民家祭祖扫墓,如中元仪。晚夕緘书冥楮,加以五色彩帛作成冠带衣履,于门外奠而焚之,曰送寒衣。”冥楮,即供“阴间”花用的纸钱。北京人这风俗沿袭至今。

曾子曰: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。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给冥间的亲人烧纸钱、送寒衣自然是出于一种迷信。然而,“死去原知万事空”。烧“寒衣纸”的人们未必都相信幽冥之中有“阴间”的存在,未必相信死去的人还需要穿冬衣御寒。送寒衣、烧纸钱不过是个形式,其意义在于表达缅怀之情,寄托对先人的思念。但是在环境意识日益增长的今天,烧纸的形式会增加环境污染,毕竟是一种陋俗。人们需要用一种新的追思先人的方式,来取代烧“寒衣纸”的形式。

(《北京日报》)

生活史

## 棉衣一出天下暖

时间轴转至宋代,既要谈论棉衣,有一个名字是无法跳过的——黄道婆。

黄道婆有“织女星”和“先棉神”的美誉。她幼时贫苦,为童养媳,因不堪虐待出逃,流落崖州,其间向当地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并加以改进,总结“错纱、配色、综线、挈花”的织造技术。约40年后,黄道婆返回故乡,传授纺织技术,制造擀、弹、纺、织等专用机具,独创“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”,流传至今。

黄道婆把纺织技术带回家乡之前,当地还是用传统方法手剥棉籽,效率低不说,还很伤手,妇女时常剥得指甲脱落,“初无踏车椎弓之制,率用手剖去籽,线弦竹弧置案间,振掸成剂,厥功甚艰。”当她从崖州返回,手把手传授技术,改造手摇纺棉车,极大地提高了纺织效率。成书于洪武初年的《梧溪集》中记载了这一盛况:“躬纺木棉花,织崖州被自给。教他姓妇,不少倦,未几,被更乌泾,名天下,仰食者千余家。”并且,黄道婆对纺织工艺的总结和创新,使得布料的美观程度显著提升,“上出细字,杂花卉,尤工巧。”“织成被、褥、带、帨,其上折枝、团凤、棋局、字样,粲然若写。”

加上当时政府设置木棉提举



展出的古人织布场景  
记者 刘亚 摄

司,推广棉花种植,这一时期棉花种植的普及和棉纺织技术的进步革新,为当时的百姓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御寒选择。秋衣的布艺和填充物都更加富余、保暖。普通百姓也有购买或自制棉袄、棉袍的能力,比如最常见的夹袄,内衬能填入厚薄不一的棉花,适应秋季不同的需求。外观上也可以有不同的花纹和图案,更加赏心悦目。

棉纺织技术的传播,也推动了以当时的松江府为核心的江南纺织业的发展。还有像“买不尽松江布,收不尽魏塘纱”这样的谚语流传。棉纺织品作为商品大量销售,在改善当地百姓生活的同时,也为其他地区百姓衣物寝具的品质提升推动

助力。宋元时期开始,秋冬衣物这个大方向有了更多分支,从织物料作、工艺手法上都不断改良,参照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对王熙凤出场的描述,林黛玉进贾府是冬天,彼时贵族女子的装束华丽可见一斑:“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,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,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。”

《管子·牧民》有云:“仓廩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则知荣辱。”老百姓的粮仓充足,丰衣足食,才能顾及礼仪,重视荣誉和耻辱。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,见证着审美变迁,也借由秋衣这一个切面,折射出宏大开阔的历史进程。

(《新京报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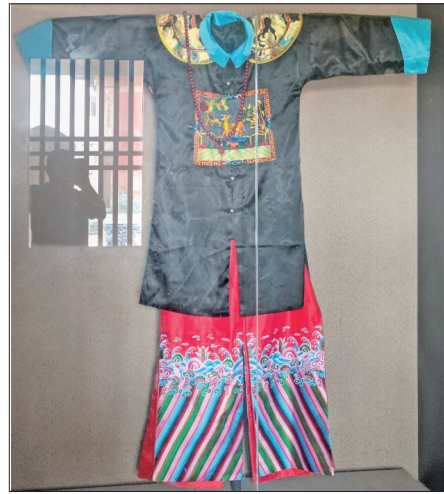
文史拾零

## 官服绣禽与绘兽

明清时期,官员的服饰颜色逐渐趋同,为了进一步区别尊卑等级,人们又开始在纹饰上做功课。唐宋时期的官服上有“花”的纹饰,但主要用于装饰,而到了明清时期,则出现了各种飞禽走兽的纹饰,这些纹饰主要用于区分官员的等级。

如今,我们常用“衣冠禽兽”这个词形容道貌岸然的人,实际上,这个词最初指的是衣服上绣着飞禽走兽。在古代,只有官员才能穿这样的衣服。据《舆服志》记载,明代官员的服饰规定:文官官服绣禽,武将官服绘兽,而且等级森严,不得逾越。比如,文官一品绯袍绣仙鹤,象征仙风道骨和长寿,又鹤立鸡群;文官二品绯袍绣锦鸡,象征威仪和显贵;文官三品绯袍绣孔雀,象征吉祥、文明和富贵;文官九品绿袍绣鹌鹑,象征安居乐业。武将一品、二品绯袍绘狮子,象征勇猛;武将三品绯袍绘老虎,百兽之王,象征智慧;武将四品绯袍绘豹子,象征灵敏快捷;武将九品绿袍绘海马,象征江山的稳定等。

(《北方新报》)



▲临猗县临晋县衙展出的官服  
记者 刘亚 摄

史海钩沉

## 古人为何爱石榴

我国的石榴是在汉代经由丝绸之路传入,东汉张衡的《南都赋》中记载:“乃有櫻梅山柿,侯桃栗,栲栳若榴,穠橙邓橘。”“若榴”即石榴。西晋张华的《博物志》记载:“汉张骞出使西域,得涂林安石榴种以归”,这也是被后人引用得最广泛的关于石榴的来源。

古人眼中,石榴是“天下之奇树,九州之名果。”实际上,古籍中关于石榴的别名繁多,如安石榴、丹若、天浆、海石榴、金庞、金罍等,足见古人对石榴的重视,也表明石榴在古代的生产生活中有较为广泛的用途。

除了实用价值、药用价值、观赏价值,千百年来,古人对石榴的关注,还凝练出特有的文化价值,承载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及祝愿。石榴花火红艳丽,石榴果饱满圆润,石榴籽晶莹剔透,年画、剪纸、木雕等民间艺术经常将石榴作为重要的题材。石榴文化与民间生活联系密切,作为吉祥果之一,石榴寓意吉祥团圆、和谐幸福,亲朋好友互赠石榴,中秋用石榴祭月、品尝石榴的习俗一直流传,以示美满幸福。此外,民间将开口的石榴作为绘画素材,称“榴开百子”或“石榴开口笑”,寓意多子多福。

石榴还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符号,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都有向神灵祖先献祭石榴的习俗,西班牙和利比亚的国花是石榴花,石榴还出现在西班牙的国徽上。

(《大众日报》)



▲永济扁鹊庙手持石榴的古代女性塑像  
记者 刘亚 摄